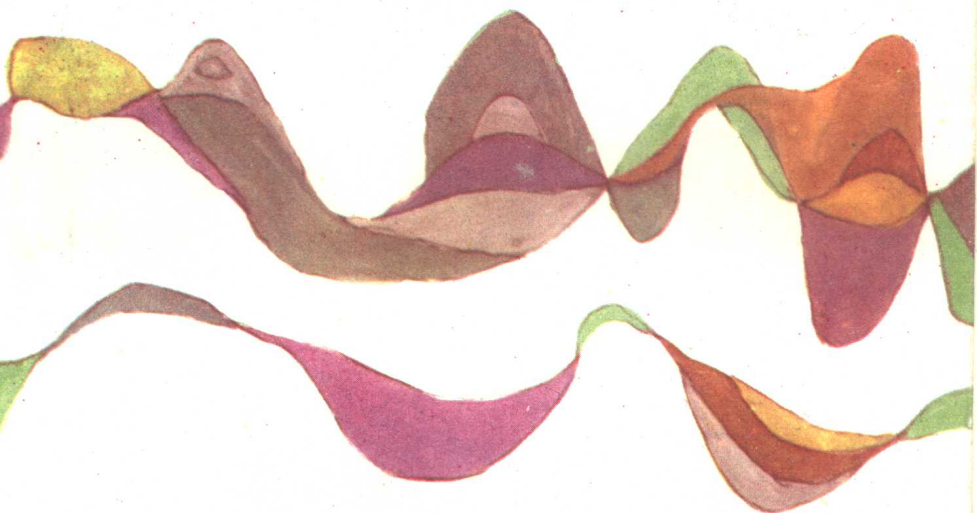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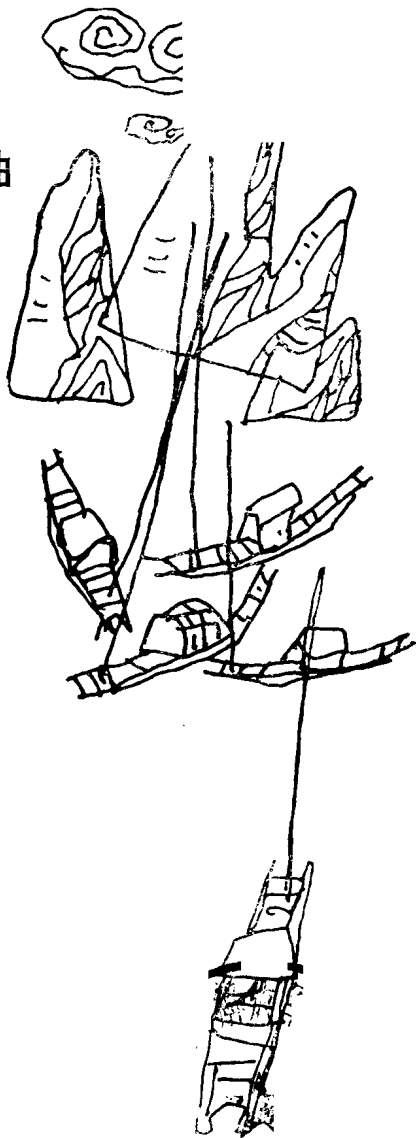
马 国 亮 著

命运交响曲



马国亮 著

命运交响曲



漓江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99,5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400册

统一书号：10256·180 定价：1.40元

序

翻开一部长篇文艺小说，一般读者的心情，都是想立即进入作者所创造的故事情节之中，对他人所写序文之类兴趣不浓，常常被看作是多余的话；除非序文出于名作家或文学批评家之手。也有作者需要自己向读者先作些说明或交代之类的自序，那又当别论。我既不是前面所说的两种专家，本书作者又在书末写了一篇《后记》，确实用不到我在书前浪费时间了。

坦率地说，我这篇序文是应出版社的屡次邀约才情不可却而答应的。作者既是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老友，现在又在海外工作，把作者著作编辑的生平略作介绍，读者会欢迎的。同时，小说描述的那个伟大的时代和故事发生的地点——战时文化城桂林，我和作者是共同经历过的，作者在书中表达的那种自己毫无办法只有坐待胜利自然到来的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忧虑、愤慨、失望之情，当时的我是具有同感的。我希望今天的青年人能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一下已经过去了四十年的悲惨的旧中国的苦难历程，会受到一些爱国主义的教育。此外，这样一本反映一个时代现实的优秀长篇创作，竟默默无闻地被埋藏达三十余年之久，直到今天，才由漓江出版社一字不易地排成铅字，出版这部对广西具有特殊意义的长篇小说，在庆祝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打出了清样，我怎么能遏止心中的兴奋呢？

我和作者都是一九〇八年生，谊属同庚，虽年近八十，但是我们至今都没有放下手中的一支笔。他原籍广东，我生长在上海，童少年时代的经历很不相同。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命运之神却把我们两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从不同的途径，先后送入了上海北四川路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九三三年秋，《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把与公司命运有重大关系的两副重担，大胆地交由他和我两人分别承担。这样有胆识的企业家在旧社会也是少见的。作者担任总编辑的《良友画报》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本综合性大型画报，行销世界各地，每期印四万多册，占当时全国所有画报发行额的第一位，在华侨社会中富有声誉。在长达十九年（1926—1945）的《良友画报》出版史中，主编者曾数易其人，现在回头翻阅一百七十二期画报内容，以作者主编时期（第80—138期）的内容最为丰富充实。我当时被委任为出版部主任，专管文艺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其他几种专业性画报刊物，另外分人负责）。这样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画报曾暂迁香港。现在回忆在这四五年间，我们两个青年编辑，在疾风暴雨的时代潮流冲击和教育下，分工合作，明辨是非，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良友”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多少作出了些贡献。本书出版，又请我在此写上几句话，倒是别有一番追怀的意义。

作者自学成材，多才多艺。那几年，在主编画报之余，还出版了许多部著作。我还记得的，如《国亮抒情画集》独创一格，鲁迅先生来良友门市部流览陈列书框时，曾购去一册，他曾在我面前称赞过作者的线条画法。《良友文学丛书》出版第一种鲁迅译的《坚琴》时，精装本护封上的鲁迅画像，就是作者手笔。作者善写小品，如随笔、杂文等。出版的

有《绘画欣赏》、《生活的味精》（《一角丛书》）、《给女人们》、《再给女人们》和《偷闲小品》等，虽然作者自认为这些作品很不成熟，但至今年纪较大的朋友，还问起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书重印，可见当时给读者印象之深。其中《偷闲小品》，曾在桂林用上纸本印过一版。此外，作者还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露露》，当年一再重版，可见他除画报编辑外，又是画家，散文家，小说家，还得加上音乐爱好者，本书读者从本书书名和书中评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有关篇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军占领，作者逃亡到桂林，我那年也从上海逃到桂林，老友在异地重逢，分外亲切，时有往来。当时国亮兄任《广西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多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日军紧逼桂林才离去。这本故事最末一章所描绘从桂林往外疏散撤退的庞大人流中，既有作者自己在内，刚从上海迁来桂林阖家团聚的我的全家老小六口，也在其中。

作者此后回到香港，把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写成小说，在叶灵凤先生主编的港报上逐日连载，我过去对此一无所知。五十年代初期，作者已从香港回到解放后的上海，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任编剧。五七年他无端地遭到了一场政治斗争的冤屈；我虽幸未遭难，几近边缘。由此作者沉默多年。其后我常去南昌路他的寓所叙旧聊天，才第一次看到本书的剪贴稿。

十年浩劫终告结束，我和国亮兄几乎同时又拿起了笔，国亮还是继续写他所擅长的散文，经常发表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和香港、广州的报刊。这些有关人物、绘画、音乐、图书等方面的文集，一九八四年，由上海

的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艺苑风情》。一位搁笔多年的老作家，又恢复了青春，但是他那部长篇小说，还是存放在我的家中。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旬，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桂林阳朔举行首届出版研究年会。我去桂林时把本书原稿带在身边，正巧周刚同志代表广西出席会议。晤谈之间，他知道我在抗战时期曾从事过出版工作，他们正在为抗战时期文化城桂林搜集文字资料，编一套《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其中《桂林文化城纪事》一册，内容丰富，近已出版。）约我写些回忆史料。我说，史料慢慢可写，想到桂林作为文化城时间不长，但在我国抗战八年的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页（孤岛时期的上海，已有人注意及此，准备编几套丛书）。广西人民出版社出来担当这件历史任务是非常适当的，我又说，以当时桂林文化城作时代背景而写的长篇小说，我限于见闻，似乎至今未见。周刚同志认为史料文章也不多，这样的文艺创作，更难寻觅了。我便把马国亮兄的这部《命运交响曲》原稿一册，向他郑重推荐。他好象于意外得之，表示欢迎，答应回去审阅后再给我答复。

一九八五年初，得国亮自香港来信，说接广西人民出版社来信，《命运交响曲》已被接受，列入本年度发稿计划，但发信人已非周刚同志。不久，我也接到漓江出版社廖玉桦同志来信，说我推荐给他们的是一部难得的好稿，已列入今年的发稿计划，并约我为此书写序。而最早和我联系的周刚同志，不久前已因患癌症逝世；漓江出版社就是从广西人民出版社分出的文艺专业出版社。文稿被接受出版，这是件值得庆幸的好事，而最早和我联系的周刚同志未及见本书的出版，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和作者都深感哀悼。

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证明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抗日战争不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推行得最早，先后长达十四年之久。从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由于全国各族爱国人民奋起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发展成为全民族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漓江出版社今年把马国亮兄的这部《命运交响曲》公之于世，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最及时而合适的献礼！

今天的大多数青年人，对四十年前的历史，有的漠不关心，有的缺乏感性认识。拿文艺作品来教育青年一代是最好的宣传方法，也是我们的责任。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电视片的放映，使全国青年都能看到沦陷区北平人民的苦难生活；马国亮兄这部作品，反映的是同一个时代，而在不同的地区——所谓文化城的桂林；而活动的人物，大有不同，这里是一群从上海、香港和东南亚地区逃来桂林，为了争得自由、争得民主，争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爱国青年男女。我相信这部小说，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方面，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作者在后记里曾说，他当时有写成一套三部曲的计划。我衷心希望本书出版后，作者能乘有生之年，继续完成它，这将会在新中国的文艺作品长廊里，留下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品！

赵家璧

1985.12.31

目 录

序.....	赵家璧
命运交响曲	(1)
后记.....	(276)

下午三点钟，林克襄忽然下了最大的决心，把几扇门打开了。没有爆竹，也没有一个贺喜的客人，这个叫“百合”的小食店就这样开张了。

四个月前，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陆续集中在这一间给轰炸夷平后重新再建起来的板房子里。房子完全是店房的式样，临街是一个店面，后面是三个小房间。房子面临一条除了警报就应当说是相当僻静的街，后面的一半却是用木桩筑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湖上面的。凭竹栏可以望见环湖建着的许多木房子，望见著名的独秀峰。

这几个青年男女，除了仅仅为着不愿意在太阳旗下生活之外不存在任何的野心，各自从香港，从安南，从上海，从缅甸等不同的地方到了桂林。因了间接和直接的彼此相识，在觅房子困难，和患难与共的心情之下，原先是一个人住着的，现在却增到八个半人了。房子里面的生活虽是简单却是愉快的。买菜烧饭，洗衣扫地……白天每个人都帮忙了别人同时也帮忙了自己。晚上的一盏油灯，象乐队指挥者手上的一根指挥棒一样，召集了屋内的人，永不厌倦地诉说或倾听着自己的，别人的欢乐和哀怨：从高声和低声，有笑脸，也有叹息。即或有时是沉默了，但这沉默并不使人可怕。各人心底里都象一泓清澈的泉水，可以照别人，同时可以照见自己。灵犀点点相通。那些说不完、听不尽的过去的记忆，将来的梦，爱和憎的故事，聪明与愚笨的见闻，欣喜和忧愁的感应，象一

连串的珠子；而穿着这珠子的一根线就是他们共通的感情。摇摇的灯芯发出的光虽极微弱，却够照亮了每一个灵魂的深处，且因为光太弱了，适足使他们的面孔连同那心凑拢得更近了。

三个多月匆匆过去，各人身上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人地生疏，有做工作经验的，找不到要做的事；不曾有过做事经验的，也找不到可做的事。当牛肉很快地从四块钱涨到八块钱一斤时，大家心里有点焦虑了。一天晚上，其中的一个人突然提起了开店，立刻为大家所赞同。这条街虽然僻静，但对门有一间中学校，每遇警报，来回经过的人不少，在无须盘顶一个店面的便利之下，这意见似乎并不过于冒险。即使是冒险吧，也比坐吃山空的好。彼此把身上集起来还有的几千块钱，开大酒家不行，开小食店——说明白点是小小食店，还是够的。三个星期之后，定制的几套竹桌竹椅和竹柜台也好了。杯盘碗筷，盛糖果的玻璃瓶子，厨房的用具，全都购置好了。只要临湖竹栏杆内的大泥灶一冒烟，玻璃瓶子里盛满了糖果，这就是一间店了。他们费了三个晚上讨论着店名，结果选中了“百合”两字。它并不包含着什么意义，除了因为它朴素的美丽。现在，这用木镂雕成的招牌也由木店里送来了。选中了一个雨天，他们带着惊怯的喜悦，在行人最稀少的时候，扛了梯子把招牌钉在屋檐下。象小偷完成了一件工作似的，偷偷地溜下来，唯恐为人瞧见。第二天，他们从门缝觑向街外，瞧见过路人都向这个招牌投送着好奇的眼光时，他们感到非常得意。

一切都预备好了。连糖果也满满地塞满了二十多只玻璃瓶。说明天开门明天开门的，已经说了三天。每天早上，总象还缺了什么似的，一踌躇，过了上午，开店大吉的时辰又过了。到底缺少了什么不能开张，没有人说得出来。其实一切

开张的条件都已具备，缺少的就是勇气，开张的勇气。

最后还是林克襄把门开了，时间虽在下午三时，一个不当象开店大吉的时间，也象是故意选择的良辰。上午也好，下午也好，到底还是开张了。

林克襄不曾好好地通知全体，就凭了一时冲动的勇气打开了门。他知道他必须控制和利用这稍纵即逝的勇气，他没有和其他的人商讨甚至通知他们，就这样地把门打开了。

象戏台上突然拉开了帷幕，挤在上面的后台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纷纷退走。林克襄把门打开了之后，其他的人就不期而然地退向屋后。

打开了大门面对着陌生的路人，完全是一种可怕的，毫不习惯的，生涩的历险。他们中没有一个有过开店的经验，有过面临一切陌生人的经验。这感觉有类于第一次敞开了衣服给医生检验体格的人。

这群面临新的冒险的一共是八个半人。三个是男的，五个是女的，还有半个是个十四个月的小孩。

二

林克襄今年二十三岁。矮小，结实，黑黑的。他把店门打开了，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业。他回身喊着：“大哥，店开了。该你来主持了。”

那个叫大哥的从屋后再走出来，急急忙忙地拉好了几张桌子上的台布，台布是在城门附近买来的细眼鱼网布缝成的，价钱要比任何纱布便宜。它用粗麻织成，原是专供渔人裁制

鱼网的。他们把它裁成方形，角上用五彩绒线缀上各种图案，俨然名贵的台布。这是一位姑娘的杰作，把整个小食店的身价提高了几倍。叫大哥的一面移正那些台布，一面对克襄说：“还是你有办法，该称你做开国功臣。”

林克襄谦逊着：“我是跑龙套的，国家大计还得你主持一切。”

“我们都是老板，也都是伙计，我们是民主政体。”

“民主也好，君主也好，大哥，你是经理。”

大哥笑笑：“算了吧，经理！”

大哥的名字叫郭嘉年。他是屋子里年纪最大，唯一结了婚，做了父亲的人。大家都叫他做大哥。叫惯了，仿佛成为他的名字。他做过几年事，但从来未做过经理。因为他年纪大了些，肚里也较有主意，从打算开店的时候起，大家一直当他是小食店的经理。确实他从书报里面也涉猎过一些关于旅业饭馆经营的材料，但与其说他研究食店，毋宁说他研究人。百货店的顾客是人，戏院的观众是人，火车的乘客是人，饭馆里的食客也是人。他的理论是懂得人就是懂得一切。两天前的晚上，他们照例在晚饭后围着油灯谈天，此刻他们的话题自然离不了“百合”。大家要郭嘉年“指教”一番，“指教”两个字是开玩笑的。不过他们的确都想准备一下。谁都没有经验，可是得懂一些“理论”。

郭嘉年说：“首先，我们该懂得怎样做人。不管来光顾我们的是什么人，做了我们的顾客，我们就该尊敬他们。尽管我们在家里都是少爷小姐，如今开了店了，我们男的就是堂倌，女的就是招待。”

大家都笑了，几个女的以为大哥有意开她们的玩笑，有

一个说：“我不做女招待。”

嘉年瞧着她，“小燕，我也不让你做女招待，你的菜烧得太好了，我们要你做大厨子。要不然，我们的‘百合’就不会有生意了。”

“我呢？”坐在易小燕旁边的朱秀颜问。

“她是最标准的女——”李绮云抢着说，但又笑着说不下去。

“我们就叫女堂倌吧，如果你们不喜欢叫女招待。”嘉年说。

“那么秀颜是最标准的女堂倌，”绮云接着，“她长得漂亮，会说话，又活泼。啾——”秀颜在她的腿上拧了一把，把她的话打断了。

“那末大嫂呢？”秀颜说，“大哥不要偏心大嫂。”

大家都望着康宜。

康宜正抱着她的一岁多的孩子，孩子快要睡着了。“饶了我吧！”她轻轻地说：“我要看宝宝呢。早晚我侍候你们少爷小姐们洗碗扫地烧开水洗脚就是了。”

“怎么样？”嘉年开玩笑地问，“康宜是我的妻子，我要不要避席让你们议论一下，她该做什么？”

“算了算了。”绮云说，“大哥是经理，你说怎样就怎样。大嫂是好人，我们不会欺负她的。”

“大哥，就是你舒服，你是经理，用不着做堂倌。”秀颜一壁说一壁伸手围着易小燕的纤瘦的腰，“小燕，对不对？”

“你错了，”嘉年说，“经理就是什么都要做的人。有什么我不肯做，不愿做的，我决不让你们做。克襄，你怎么不说话？你有什么意见？”

“他不敢说，”秀颜抢过来，“怕说错了小燕骂他。”

小燕啐了她一口。

“不说话的不光是我呀。”克襄说，“婉庄也没开过口，李修也没有。”

“你们说了，不是一样了吗？”李修拿了小竹签把灯芯剔高了些，房间顿时亮了许多。

范婉庄低头打着绒线衫，“我要等着听大哥的指教。他还不曾说完，你们却岔开了。”

“对了，让大哥说完，让大哥说。”各人异口同声。

嘉年燃了根香烟，“那末我们既然男的都是堂倌，女的都是女——堂倌，对无论哪一个客人，都得温和，客气，忍耐。”

“食店，我想，是世界上最难做得好的行业。第一要清洁。只要有一次有一个客人在这里吃坏了肚子，他就会叫许多人不要到这里来。第二要味道好——这一点，我们有很大的把握……”他望望小燕、婉庄和绮云几个人，“第三要价钱公道，第四要招待周到，第五要地方舒适，缺了一样，都可以把客人赶走。我们的手要时常干净，我们的小姐少爷脾气要收起来。此刻我们是为生存奋斗，不是闹着玩的。一切顾客都是我们的恩人，因为他们给我们生存的机会。食店是和社会一切人物接触的最直接的场所。如何使任何年纪行业性格的陌生人对我们发生好感，是一件值得尝试的工作。我们一定得从这里学到一点什么。我们并不奢望靠这个食店可以发财。我们但愿能维持下去，让我们度过这些日子。但是赚钱并不就是表示成功。赚不赚钱是其次的问题，主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件工作做得好。”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望着大家，“你们同意我的话吗？”

对于他，他们不会不同意的。

现在，店开了，一切的感觉如此新鲜。嘉年觉得这是舞台布景似的。他踱出门口朝内看看：里面是五套摆设得整齐的桌椅，最大的一套是一桌五椅，最小的是一桌两椅。粉刷过的墙上挂了四张彩色的明星照片——那是秀颜的珍贵藏品。墙角上三盏植物油的强光灯，擦得绿油油的。桌上的桌布更是一切的神笔，画龙点睛。近门口的一列柜台，上面两列擦得晶亮的玻璃瓶，里面满满的各式饼饵糖果。屋檐上他自己手笔写的美术招牌，漆得雪白，显得不庸俗。他瞧瞧整个食店里雅淡不俗的气氛，除了那四张为迎合学生顾客而挂起来的明星照片，心里觉得满意。

他踱回店里。克襄出去了，李修在厨房围着大灶转。姑娘们都躲在屋后。他一个人站在柜台后，店内空洞洞的。两个不知哪里来的野孩子站在门口好奇地瞧着他，瞧得他好不舒服。

店开了，店前店后都屏息着。好奇，紧张，惶惑，焦急……各种的感情揉成一片；在等待着第一桩买卖，在等待着第一个顾客。

三

第一个走进来的顾客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末充满了童话般的浪漫气息。一个年近五十的人，胖胖的，好身体。时在仲春，还穿了件薄薄的半旧大衣，自然是从旧货摊买来的，不大称身。他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便走进来。

嘉年执行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直接招呼主顾的任务。他向他微笑地点点头，招呼他坐好，屋后的秀颜给其他的女孩

子们半推半请的迫着走了出来。鼓着最大的勇气，她把嘉年写好的一张食品单递给那位陌生人。

“先生，要吃点什么？”声音小到连她自己也不听不清楚。

她穿了件粉红色细花的丝棉袄，很惹人注目，但这刺眼的颜色也把她涨红了的脸色盖过了。

客人不经意地瞧了她一眼，低头看单子，他要了壶红茶，要了些点心。

茶泡好了，点心也送上了时，嘉年把当天的日报送到客人的桌子上。他怕客人寂寞，这也该算是招待周到的技术之一吧，他想。

客人把报纸拿起瞧了一眼又放下。嘉年才想起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上午出的报纸显然大家都读过，引不起兴趣。讨好的技术无疑地失败了。正在这时候，客人开口了：“你们这店是新开的？”声音非常宏亮。

“刚在今天开张。”嘉年坐在柜台后回他。他还想说你是第一个客人，可是一转念就咽住了。

“现在做生意可不容易。”客人又说，大概他见店里没有第二个顾客。

嘉年陪着笑，“我们都是外行，请你指教。”

“不敢，外行慢慢就会变成内行的。”

客人至此又紧闭了嘴，眼望向街外。嘉年不敢再说下去。有些客人是不爱多说话的。他懂得他的责任是招呼，有问必答，可是不该胡扯，怕客人讨厌。

客人把眼从街外转回来，又开口了：“你们是哪里来的？听口音你们不象本地人。”

“哦，我们从香港来的。”

“香港——我也到过，好地方。现在倒给日本鬼子糟蹋